

从西 向西

两种文化共同在我心中茂盛生长，
一个博大，一个明朗，一个古朴，一个深邃……



散文集

唐涓 著

From West To West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送西 归西



唐涓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西向西/唐涓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11

ISBN 7-220-07268-6

I. 从... II. 唐...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4971 号

CONG XI XIANG XI

从西向西

唐 涓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李洪烈 罗 曼
魏晓舸
戴雨虹
叶 勇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028)86259524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230mm×170mm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12
150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7268-6/Z·361
22.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自序·



半途而始



《从西向西》的两个“西”字，看上去是地理概念，分别代表西部和西方。其实它们都十分有限，目光所及之处只占到其中一小块儿。不过距离相当远大，足有万里之遥。

西部的一个省份青海见证了我的成长。几十年间，我与它朝夕相偎。除了求学，几乎就没走出过它的视野。虽然不是故乡，完全没有故乡的血脉相连，却与我共同品尝了生命成长路途中的苦乐悲欢，所有的一切。这里有绿的草原，白的雪山，蓝的湖泊，黑的牦牛及干裂的风和炽热的阳光。再加上淳朴的民风，多姿的文化，在一个漫长岁月里，以它们的宽厚、圣洁、纯粹及坚韧，点点滴滴，不遗余力地滋养并恩赐于我。我吮吸着这片土地上的甘露，日渐成熟。从此心心相印，难舍难分。

我分别在20世纪90年代初和90年代末抵达欧洲，悄然度过了几年时光。我留学、行走甚至打工。它们无疑为我曾经狭窄的生活推开了另一扇窗。这个世界所呈现的高度文明，思想观念还有生活方式都让我震撼、困惑、惊喜并且自卑。我是说在那个年代，已经久远了的，中国的经济尚未腾飞。我突然感到一种荒凉，源自我生长的土地和内心的。我知道这是西部和西欧间巨大的反差所致。然后，便有了开始，接纳和习惯。如同孩子，初到一个陌生人家，有过片刻的拘谨。对照西部的岁月长度，欧洲生活恍若白驹过隙，但它却强有力地梳理了我大脑思维的一些枝蔓。它的力量是那样的不经意又势不可挡。在我生命中烙下深深的印痕，



最后连生活的细节也不放过。

就这样，两种文化共同在我心中茂盛生长。一个博大，一个明朗，一个古朴，一个深邃。彼此亲密无间，相互辅佐。它们如此和谐有序地在我体内循环，仿佛血液。

相距万里的两种地域文化碰撞并非开始就能融为一体，必须经历和体味。因为在很多年里，我始终痴情于西方文化，却完全忽视了文化的根脉。对在中国西部土地上传承千年的文化精髓隔膜疏离甚至敬而远之。更不要说去发现、去发掘、去发扬了。一个无根的生命肯定缺乏激情，它所制造的飘忽游移的文字也不会有生活质感。

变化是在阅读了欧洲生活，回到西部以后。我发现欧洲那本大书中的每一个页码，我并非都能读尽和读透。面对那纷繁世界，我只是个匆匆过客，永远无法亲近无法融入，是真正的生疏与距离。有了置身其中，有了参照比较，我恍然所悟。其实最璀璨、最精致的文化珍宝原来就伏潜在自己眼下，而我居然熟视无睹，虚掷了大把光阴。

我开始在养育我的土地上行走，怀着自责、敬畏之心。我努力寻找各种方式补偿我的过错与缺失，哪怕它的作用仅仅是西部大地上的一颗沙粒。所以《从西向西》里收录的，大多是这种感悟之后的文字。它早已不完全是地理上的路径，而是印证了一个生命的心灵轨迹。《从西向西》可以理解为从西部起程，也可以理解为从西方起程。但无论起程自哪个方向，西部永远都是我心灵的皈依之地。它的神圣光芒永远都会护佑我的写作路途。

在欧洲和西部行走，始终受到他人帮助，但所有的感恩只想埋在心底。唯一想提及的是中国乐凯公司驻罗马尼亚总代理张增力先生。许多年来，他真诚帮助过每一个留罗学生，而他自己，依然淹没在异国他乡那浓浓的孤独中。虽然回国后我们再也没有谋面，但在一些时间的片断，他突然会站立于我的记忆之中。

结集完《从西向西》，生命已走到了半途。在尝过了人生的悲欢离合、真实虚幻之后，跋涉和觉醒却刚刚开始，也许，这些文字的出世正逢时辰。但愿它们能比我的生命更久长，但愿。

2006年4月16日于西宁

from west 目 录 *to west*

自序 / 1

西部篇

注视我生长的城市 / 3

一往情深 / 8

油菜花儿黄 / 10

有音乐会的晚上 / 13

花土沟的阳光 / 15

让梦带我飞翔 / 18

站在《黄河文学》彼岸 / 23

吃啥？ / 25

西行的目光 / 27

写给深秋的香山 /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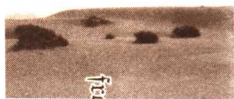


from west ----- 从西向西
to west -----

- 窗记 / 33
塔城随想 / 35
目光抚摸过的黄昏 / 38
女人之界 / 42
巴颜喀拉山上的风与雪 / 44
再过二十年 / 47
散文的根脉 / 50
被思念的城市 / 52
正慢慢变老的岁月里 / 55
青海湖之蓝 / 57
小朋友们 / 60
过巴颜喀拉山 / 66
最后的沙岛 / 69
两城之距 / 72

西方篇

- 游走在记忆中的伦勃朗 / 79
看海的时候 / 83
Baby 一家 / 86
布加勒斯特远郊的秋色 / 89
被冬覆盖的街 / 91
我的罗语老师们 / 94
日落的心情 / 98
外国乞丐 / 101
被文明的光泽滋润 / 103



- 滑雪去 / 106
- 小城布鲁日 / 108
- “高粱地”里的中国人 / 110
- 梦中的橄榄树 / 115
- 意外的故事 / 117
- 欧洲女人 / 119
- 开往贝尔格莱德的国际列车 / 122
- 与鸟共餐 / 124
- 修道院和修女村 / 127
- 被狗盘踞的城市 / 130
- 为法兰西挥泪 / 133
- 齐奥塞斯库的墓地 / 136
- 遭遇小偷 / 139
- 男女不分的浴室 / 141
- 阳光、海水、还有神 / 143
- 魂兮归去 / 146
- 多瑙河岸的红樱桃 / 148
- 狗嘴难逃 / 150
- 窗外的河，河上的桥 / 152
- 拾“包”不昧 / 155
- 抵达布加勒斯特 / 158
- 香飘万里 / 160
- 黑山共和国的“黑”警察 / 163
- 我爱伦敦人 / 165
- 面向黑海 / 168
- 永远的多瑙河 / 171
- 都城术语 / 174

西部篇

*from west
to west*

*from west
to west*



注视我生长的城市……

一往情深……

油菜花儿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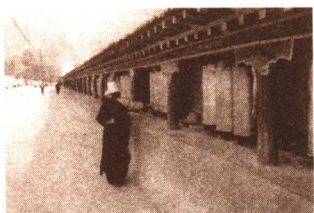
有音乐会的晚上……

花土沟的阳光……

……

*from west
to west*

*from west
to west*



注视

我生长的城市

from west
to west

from west
to west

我面前的这栋建筑，是这个城市一所中学的教学楼，许多年前我在它的某间教室里读完了中学。现在，又轮到了我儿子，依然是这栋楼。它几经粉饰，一次次遮盖住已衰老的容颜。我目送刚刚升入中学的儿子，还不够壮实的背影闪进楼内，心中一阵怅然。

在这个与我没有一点儿血脉相连的城市，我居然生活了这么久，它完全覆盖了我整个的成长岁月。

从学校大门向外望去，是一条短短的街，城市地图上叫它观门街。走出街口，向西抬眼一望，就是市中心。

这个城市的市中心构成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东西大街与南北大街交汇的十字路口。路口四个角，各竖立着一栋老式建筑。许多年来它始终固守这种格局，没有一点变化并霸道地限定了两条大街的宽度。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缓解窄小的十字路口日益密集的人流，“中心”的半空，又多了座圆形的过街天桥，勉强挤在四个落旧的建筑中间，一点也不美观。站在那个圆圈上左右张望，多少能呼吸到这个城市的气息。

许多次我从各种高度俯视过我的城市，在周围的南山或北山顶上，甚至透过飞机的舷窗。它的上空有时是明亮的太阳，有时是混浊的烟云，这个城市被两边的山峦挤压成香蕉状的轮廓和里面堆积得越来越多的建筑物同样在我的视野中模糊不清。

几年前广州的《新周刊》曾对国内一些主要城市做了极个性化的描述。比如说北京是中国最大气的城市，上海是最奢华的城市，大连是最男性化的城市，杭州是最女性化的城市，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拉萨是最神秘的城市，广州是最说不清的城市，深圳是最有欲望的城市，南京是最伤感的城市。我从中受到启示，也试图想给我生活多年



的城市寻找到一个贴切的词汇。

在一个有关城市历史的图片展览中，我见到了我的城市在已逝去了的年代里的模样。那个年代距离今天已经很遥远了，遥远到我的父母还不曾相识，还没有从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首都自愿支援到大西北来，所以照片里那条尚未覆盖水泥的土路上不可能有我的足印。东大街是当时商贸最集中的地方，一间间紧挨着的是生意红火的小店铺。街道中央，跑动的是马车，还有汽车，车后，是飞扬的尘土。整个城市格局依然留存着洪武十八年（1835）筑建的形状，十分规整。四周城墙的高厚各五丈，并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东为“迎恩门”、西称“怀远门”、南呼“迎熏门”、北曰“迎泽门”。明清两代又重新加固了城池，使其更具气势。

当然，等轮到我成长的岁月，城中诸多古建筑连同那四个颇具气势的城门都不复存在，甚至坚固的城墙也只剩下一段残垣。我现在居住的楼房就堂而皇之地建造在古城墙的残垣断壁上，被切割后剩余的部分还矗立在我的窗前，挡住了日出的阳光。这样一个见证城市历史的庞然大物近在咫尺，常常令我思绪万千。

我就读的那所中学周围，当时是大片的民居，它土木结构的平顶形状，构成了这个城市民居的主要特征。我很小的时候，就会说“青海三大宝，山上不长草，房顶能赛跑，说话阿门了。”但现在我们在市区已很难再见到这样的民居了，代替它们的，当然是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

我注视这个城市，很喜欢站在高处，这样我就很容易发现它的美



我注视这个城市，常常充满想象。（王文中摄）

和缺陷。一个城市应该经得起俯视。就像站在埃菲尔铁塔上俯视巴黎的高贵，飞机的舷窗上俯视哥本哈根绿草地红房子的诗意，景山公园最高处俯视古都北京的帝王气概。很久以来，我费力寻找，为的是想准确抓住这个城市的精神，那个最能触动人心的部分。我看到那些极有特色、布局严谨、飘散出人性气息的民居——青砖大门，有照墙和小天井的四合院正在我们的视野中迅速消失，不能不感到惆怅。但这在一个大兴土木，扩张城市的时代，是谁也无法阻挡的事。就像建筑大师梁思成当年无法阻挡北京的古城墙、四合院、老胡同被拆被毁一样。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这是我在一本书里读到的一句话。那书里还说：“城市的规划、布局、生态环境、市政设施、建筑文化等所构成的人文景观，是城市的面貌和仪容，从中展示了城市的历史和现状，城市的抱负和理想，城市的光荣和骄傲，以及城市的困惑和失落。”瞧这话说得多么到位。我每天都在默读城市这本大书，其中个别页码甚至留下了我无数个指印，然而它与我依然隔膜，这包括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因为我曾郑重其事地问过他们：我们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什么？可他们沉思了一会儿后，一律冲我摇着脑袋。好像没有人去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也许有人想过，但他并不能决定城市的建设。好像也没有人为这个城市自豪点什么，因为总有一大堆的现状已被人们默认，比如偏远、闭塞、贫困、落后等字眼拼命压抑着他们，使他们的精神从来也不能振作。他们不能像北京人那样牛气，像大连人那样傲气，更不能像上海人那样自爱自恋。常常从他们的长吁短叹中，我们可以觉察出一点抱怨与自卑。

我在这个城市的“家”，距离叫“大十字”的市中心很近，我几乎每天都要经过那个人流汹涌的地方。一些时候，我留心观察行走的男人和女人。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城市，他们同样时尚、快乐，同样悠闲、文明。但从他们低迷的神色和迟缓的步态，我却找不到城市注入在他们体内的精神和活力，也见不到城与人之间亲密的隶属关系。一个失去精神的都市，它的市民肯定缺乏去创造火热生活的底气。

许多年里，我的城市就这样凹陷在一种飘忽不定，若即若离的状态中。外乡人找不到归属感，本地人找不到乡土感，很少能有人认定它为自己真正的家园。一批批才高志大的科技文化精英们奔向了更发达的城市，一批批开发西部的志愿者们又向这里挺进。树大，却不长根，可以随时迁徙，离开土壤。所以这儿的土地始终贫瘠，缺少养分。

真正具有乡土情感的是那些远居在城外的农民。他们拥有一小片



土地，但并不需要一年四季操持。过去大把的农闲时光，他们闲来无事，喜欢聚拢在墙根下，让暖洋洋的日头晒透自己。如今城市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可以赚钱贴补家用。于是他们进城，变成城市里随处可见又不停流动的群体。他们世代受这方水土滋养，这里的气候、地貌、物产、植被等自然条件构成了他们的生存方式，也塑造了他们的性格特点。那就是慵懒、闲散、朴实又带点迟钝。与能吃苦的南方人相比，他们显得僵化、守旧，更缺乏南方人闯荡天下的勇气。走遍城市的各个角落，南方人的身影比比皆是，钉鞋修脚的是南方人，干木匠活开裁缝铺的还是南方人。即使在国外，华人聚集的地方，开餐馆或摆地摊，来自全国各地的乡音中唯独少了这个城市的方言。他们眷恋乡土，但并没有培育出一种蓬勃旺盛的地域精神。

我先前的住房，楼前是一大片麦田。那时候，城市还没有开始扩张，因为缺少资金，每盖一栋建筑都非常缓慢。市场繁荣后，楼前的麦田迅速变成了一个堆积大量蔬菜水果的批发市场，车水马龙，日夜喧嚣。后来，兴建广场成为城市建设新的时尚，我的城市也随波逐流，用一个漂亮的广场驱赶走了批发市场往日的忙乱。宽大的广场上因为拥有博物馆，配上周围的图书馆、科技中心等建筑，就滋生出一种文化品味。广场上还种了许多的樱花，草坪的草籽也从国外引进，费用昂贵。城市在越来越密集的楼群中，终于孕育出一块供市民畅快呼吸的空间。城市建设开始渗透人文思想，也就是“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这毕竟令我们欣慰。

城市的变化似乎发生在近十年内。东西大街依然是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不过街面无法再拓宽了。街道两边衰老了的建筑都被画上了大大的“拆”字，很快化为一堆废墟，空出的位置填补上了更新、更高的建筑。城市恍若一个渐渐成熟的少女，日益丰润和俏丽起来。

遗憾的是，这条代表着整个城市面貌的街道并没有融入城市的建设理想。这个理想是指由建筑的气质所传递出的城市文化内涵与个性。当然，这个责任不可能让建筑的设计者承担。也许他受到种种条件限制，并不能在作品中展示个人意愿。所以停留在我们目光中的，都是些城市的开发商、投资者们急功近利的东西。它们在街道两旁见缝插针，既没有呈现出承前启后的历史延续和文化积淀，更没有顾及到建筑物之间的协调、建筑物与环境 and 空间的协调。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城市的建筑就像土地与植物，什么样的土地上就会生长出什么样的植物。

几年前我行走在欧洲那些著名的城市，最受迷惑的就是四处弥漫

的一种情调。“情调”是一个无法用语言穷尽的词语。对一个城市而言，情调是天长日久的文化积累，也是最容易被忽略、正逐渐丧失的东西。就像眼下，情调正与我们的街道——那些模仿、生搬硬套的建筑“舶来品”擦肩而过，陌如路人。如此下去，我们的城市之间将和自家兄弟一样相似，这是很快会到来的事实。

这个地处人口密度渐渐稀疏的青藏高原上的城市，虽然不曾有过历代帝王建都的遗存，其历史同样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受到国家重点保护的古建筑城内还剩下几处，可以让我们遥想追思历史。“任何一个城市，它独有的历史都是它的性格史和精神史。文字的历史只能启动想象，建筑的历史才是摸得着的物证。它所有的空间都神奇地充满着历史遗留下来的精神。”

在层出不穷的高楼大厦中，城市的历史遥遥远去。那些钢筋和水泥混合的建筑，正冷漠地把我们与历史隔开，与大自然隔开。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个多民族汇集的城市应该出现一条老街。它不是那种仿古的“赝品”“伪文化”之类的东西，它应该是城市的内核，城市的老根。它凝聚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荟萃这个城市的民俗风情。它是民间的，传统的，也是地域的，民族的。它所展现的城市个性魅力令人倾倒，它所容纳的城市精神财富让市民骄傲。就像著名作家冯骥才说的：“它深深扎在这城市厚厚的历史文化的土壤里，也就是深深扎在这城市人们的心里。”走进这条老街，也就走进了这个城市的血脉。

我这样设计我的城市，是不是过于奢侈？

现在，我坐在书桌前，漫无目的地望着窗外，长时间地。我的窗外有明代的城墙，还有远处的山。我一直渴望我的窗外是深蓝的海，但从我的出生到现在，窗外永远是山。我故乡的海离我非常遥远，所以我的目光里只有山和山下的城市。

我注视这个城市，常常充满想象。想象其实是一种情感，这个时候，它就是生长在那座守护着城市，光秃秃山顶上的一棵树，一棵深情的，大西北叶茂根深的树。

2004. 2

一往情深

——写于海子七周年祭日

from west
to west

from west
to west

印有1996年3月26日黑色字体的日历在我们的悄然注视下一翻而过并永不再返。对于漫长的生命岁月来说，这个日子显得平淡而又微不足道，但它每一次的降临，都在醒目地提示我记起年轻的诗人海子。7年前的这个时刻，海子舒展四肢躺在冰冷的铁轨上去了一个与我们活着的人完全隔绝的世界，令中国诗坛惊悸震动，也令他的诗友痛楚不已。这以后数年中，人们无休止地追溯着海子自杀的缘由，并书写出种种猜测与臆想，其实，无论它们有多精彩多独到多深邃，对去了的海子，已经无关紧要了。

很长时间里，我一直都在想着拿起笔来写写海子，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无法忘记在1987年的夏天，海子从拉萨返回途经西宁时，曾坐在我面前倾诉他的诗歌理想。说来惭愧，在那之前我对海子是只知其名而并不熟悉他的诗作，似乎是那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已辞别了痴迷于诗钟情于诗的年华，便不再写诗不再读诗了。所以当海子风尘仆仆敲响我办公室的门时，我立刻意识到有种生疏的东西在我们之间停顿了片刻。我记得那个夏日早晨阳光非常明媚，我的办公室因无法接纳早晨的阳光显得黯然单调，但这并没有影响海子高涨的诗情。话题很快由拉萨见闻转向了诗歌创作，主要是他后来完成的那部有名的诗剧《弑》的整体构思。说句真话，我当时对年轻瘦小的海子那颗大脑里喷涌而出的惊人智慧与诗剧意象，产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撼动。那一瞬间，我便认定海子是个天才，他为诗歌出世，为诗歌生存，他对中国新诗的创举实在是个奇迹。

在滚动的诗情平息过后，海子给我们《青海湖》留下了几首途中写的短诗，便匆匆道别。其实，海子在西宁短暂停留，并费力在黄河路找到我们编辑部，重要的还不是为诗。从拉萨归来，他已是囊中空

空、身无分文，无法继续回京的路程。此时，海子面露难色又带些稚气的脸，与方才沉入诗境中的生动，简直判若两人。我当然愿意帮助这位遇到难处的诗人，只是我毫无准备。同室的另一编辑见状立刻拿出了回北京的费用，海子留下地址，让我们去北京一定找他，我点点头。

我们送海子到开往火车站的公共汽车上，车上人很多，海子还是挤到了车的尾端，他用力支撑着被挤斜的身体向我们挥手，那一刻，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不久以后会有一个哀痛的消息传来。

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我去了北京。可我终于没能走进海子供职的那所大学，原因极其简单，我身体里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不想这个样子去见海子甚至谈诗。我想在往后久长的日子里，对一个开始关注海子诗作的人来说，见面不难。那个哀痛的消息重重砸在我的心底后，1989年岁末，我又去了北京。那一年，北京下了场大雪，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北京城里每一栋建筑和每一条街道，很多天都不曾消融。我乘车去了远郊的昌平，下车后就在那个白色迷蒙的世界里呆呆立了很久，我呼吸着海子曾生活过的地方冷清的空气，心里也是白茫茫一片。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又为什么站在这久久沉默，我仅仅清楚自己把一个透凉的遗憾永远留在了这儿。这种触及心肺的痛感，是我在以后每一次读到海子遗下的诗句时都无法逃脱的。我手中有本海子不算厚的诗集《土地》，我非常珍视它。在许许多多怀念海子的人对海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贡献反复评价后，我不再想说什么了。

有一天，我突然对我一个朋友提起海子，讲述了他的才华他的诗，我看见我的朋友在听完这个故事后仅留下一声同情的叹息，而对海子生命中迸射出的一片辉煌一无所知且无动于衷，我脸上不觉挂了点惨然。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实在愚蠢，假如每一个人都知道海子并能读懂他的诗，那海子便不复存在了。

作家史铁生在他的一篇散文中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是的，不管海子当初心里所承载的内容是什么，他还是太早地扑向了那个节日，他的全部生命岁月加起来，只有短短的25年。但这个25岁的年轻诗人，如果知道自己短暂的生命所释放出的艺术魅力，会使那么多人在他身边久久驻足且一往情深，我想，他在那个世界里一定感到宽慰，一定不会孤寂。

1996.3